

第

肆

卷

知俠文集

于友先



頭鎮
女
夜

青島出版社

第

肆

卷

知侠文集

于友先



青島出版社

鲁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侠文集. 第四卷/知侠著.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0. 10
ISBN 7-5436-2363-3

I. 知... II. 知... III. ①知侠-文集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③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7820 号

- | | |
|-------|------------------------------------|
| 书 名 | 知侠文集(第四卷) |
| 编 著 者 | 刘知侠 |
| 出版发行 | 青岛出版社 |
| 社 址 |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266071) |
| 邮购电话 | (0532)5814750 5814611—8662 |
| 责任编辑 | 徐 诚 |
| 特约编辑 | 万永全 |
| 装帧设计 | 仇宏洲 |
| 照 排 | 青岛新华出版照排公司 |
| 印 刷 | 胶南市印刷厂 |
| 出版日期 |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 开 本 | 32 开(850×1168 毫米) |
| 印 张 | 19.25 |
| 插 页 | 8 |
| 字 数 | 457 千字 |
| ISBN | 7-5436-2363-3/I·369 |
| 定 价 | (全集 5 卷)190.00 元 |



作者 知侠



1991年夏与贺敬之
在黄岛合影

1978年9月与艾青
参观大庆油田



1982年夏与臧克家
在青岛



1982年7月青島
笔会

右一为苗得雨
右二为雁翼
右三为曲波
右四为知侠
右五为杜鹏程
右七为峻青

1982年夏在青島
右黑丁夫妇
中杜鹏程
左知侠夫妇



1986年夏，知侠
夫妇与与哈华夫
妇由上海至青島
客輪上留影

目 录

我的童年	(1)
一次战地采访	(85)
攻克煤城之夜	(157)
突破口上	(199)
战地日记	
——淮海战役见闻录	(239)
艰苦岁月	(463)
我和鲁南铁道队	(465)
铁道队	(492)
李政委和他的部下	(498)
武安战斗的胜利	
——抗大一分校文工通讯	(513)
筑成抗日新堡垒	(515)
集总随校的朱德青年队	(517)
藏在妇女工作后面的阴影	(519)
海头怎样收复的	(521)
庆祝五大队毕业	

——抗大一分校文工通讯	(524)
夜征的工人队	(526)
谈谈写小调	(528)
钱保身	
——临沐农救会通讯	(531)
归来者	(534)
三千庄稼人的控诉与哀悼	(538)
临沐××区自卫团大检阅	(542)
攻克赣榆城之夜	(546)
韩邦礼苦学记	(549)
年青庄长徐大嫂	(572)
写作小感	(575)
介绍《志愿兵》	(578)
受降仪式,在微山湖畔举行	(583)
前进,再前进	(589)
关于反映生活中的矛盾的问题	
——在山东文艺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591)
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红旗	(594)
赤诚之心与“无量”效应	
——记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周美宽	(598)
繁花盛开 硕果累累	
——《严民中篇小说集》序	(605)
筱丛同志《枣花传奇》序	(608)

我的童年

一 柳毅的同乡

1918年，我生于河南省北部的汲县柳卫村。县城位于太行山的东南麓，在晴和天气站在城墙上向西北瞭望，可以看到巍峨的太行山影。县的南边一百多里就是奔腾的黄河。汲县过去叫卫辉府，是战国时代卫国的都城，据说卫灵公墓就在古老的北城墙下边。我的故乡柳卫在城东五十里，是个有四五百户的村寨，原来村名叫柳毅屯。说起来我还是柳毅的同乡哩。从我记事起，就看到村东寨门里有块古老的石碑，上面镌有“柳毅故里”四个苍劲的大字。在东门里的华严寺东侧，有一龙王庙，里面供奉着洞庭君夫妇的泥塑像。坐在柳毅右侧栩栩如生的女神像，显然是洞庭龙王的爱女了。这个龙王庙的香火很盛，每当久旱缺雨的季节，村民和附近村庄的农民，就敲锣打鼓，烧香祷告，求龙王给干旱的土地降雨。至于神话中传说的柳毅，是否真有其人，我无从查考，估计古时候我的家乡可能有过这样一个人，在后人的传诵中，他不断地被渲染、演义，特别是《唐宋传奇》中《柳毅传书》的作者以浪漫主义艺术构思，把我的这位同乡神化了。

在我的幼年，常常听村里老人谈柳毅显灵的故事。据说不知哪朝哪代，有一个同乡到湖南洞庭去贩雨伞，恰逢大旱，雨伞卖不出

去,困居在旅店里。在这十分困难的时候,他突然想到柳毅是洞庭龙王的女婿,就买了几炷香,去龙王庙里烧香祷告,向柳毅求助,后来果然下了一场大雨,雨伞一下子都卖光了。他有了路费,回到家乡。还有一次,数万战败下来的人马从北边压境而来,席卷了许多村庄,直扑我的家乡。在村子面临被洗劫的关头,人们纷纷向龙王庙里的柳毅神像叩头,祈求保护,说来也怪,烧杀抢掠的大队人马,果然没敢进我们村子,他们绕过柳毅屯,从东西两侧向南扑去。事后听说:当他们正要直驱我的故乡时,远远望见柳毅屯四周的土寨上有条巨大的火龙绕着寨墙滚动,到处吐着火球。老一辈人说这是柳毅显灵,保卫他的家乡,免了一场浩劫。我的故乡现在叫柳卫,也许就是由此而来的吧。

柳卫是个东西长、南北狭的不小的村子,有一条铁路从村南通过。火车像一条长龙似的带着巨大的轰隆声,在村边奔驰,经过土寨的大南门和小南门,要走一段不短的时间。为了便于大小南门里的农民到村南劳动,路基上都有供人车通行的桥梁和大的涵洞。在村东三里处,火车站以我故乡的村名命名。东去的列车一驶到故乡的村边,即作到站停车的准备,将车速减慢,并鸣汽笛通知火车站。村民们站在铁路边或寨墙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列车上的一切,特别是客车,乘客的面貌和衣饰都能分辨出来。这时候,每个村民都能感到隆隆奔驰的火车所引起的地面颤抖。机车喷出的烟雾,笼罩着土寨,粗壮的汽笛声在村庄的上空回旋。

我自小生长在铁路边上,火车给我童年生活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在以后的青少年时期,我的命运又和铁路紧紧联系着,也可以说,我和铁路结下了不解之缘。

通过我的故乡的这条铁路,叫道清铁路。东自道口西到清化,全长不足二百公里。原先是英国人为了开发著名的焦作无烟煤矿而兴建的,后来收归国有,改为京汉铁路的一条支线。这条铁路主要是运煤炭,所以道清铁路的管理机构和机车车辆厂设在焦作。这

条铁路支线只有十多个火车站，新乡车站是支线的中心，在这里和纵贯南北的京汉铁路干线交叉会车。这条小小的铁路，每天除东来西去各跑一趟客车外，其他大部分是运煤炭的加车，当然也运载其他货物，但为数甚少。拉客货车的机车，在我童年记忆里只十二台，其中一至五号是小机车，在焦作车辆厂作调度车辆使用，从六号至十二号是大的机车，在全线跑运输。后七台机车，我家乡的人们，特别是孩子们非常熟悉，因为它们不仅夜以继日，而且成年累月地在我们村边奔来奔去。我们对各个机车的外形特征，汽笛鸣叫声的粗细、高低，奔驰时机器运转的声响的规律，都了如指掌。在这些机车中，我们最喜欢十二号，它像马群中一匹毛色美丽，奔跑最快的骏马。其他车辆都是黑色的，独有它是绿色的。它跑得轻快，汽笛的鸣叫声也与众不同，浑厚中带有一点清脆。它是拉客车的。它的外表油成绿色，可能为的是和它所拉的绿色客车厢一致的缘故吧。这辆车与其他机车还有个不同处，就是在烟囱后安有一个铜钟，每当列车进站时铜钟就左右摆动，发出一种悦耳的声音，仿佛是向站上准备乘车的旅客表示欢迎似的。我摸透各种机车的脾性，对于行进中的列车，也能分辨出它们不同的特点，如客车与货车的声音不同。载重的和空车皮的声音也不一样，木板车、铁皮车、闷罐车又是另外的声音。半夜里，我一觉醒来，听到村边有火车通过，就能从列车轰隆隆的行进声中，断定它是从西往东去的载重运煤车，或者是从道口返回西去焦作的空车皮。一听汽笛的鸣叫，我就知道它是哪一号机车拉的列车，而且能够判断出这趟列车的行进速度。

二 煤 黑 子

我的故乡原是豫北平原的偏僻乡村，自从道清铁路通过这里以后，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我们村出现了铁路工人，小南门里有几个人在村东北角铁路边的道班房干修路工。村东3里路

的火车站上,工商业也相应发展起来,还办起了不少煤炭厂,每个炭厂的主人经常向铁路货运部门要车皮,把他们在焦作煤矿定购的煤炭运到柳卫站,然后向方圆几十里的农村销售。煤炭不像轻工业产品,可以打零担运来,列车一到站,搬运工人要在一定的停车时间里,把它从列车上卸下来,不能影响列车按点开车。而煤炭像石头那样重,又是大量的,一个炭厂一购就是几十吨,有时候碰巧几家炭厂的煤炭一起运到,要卸下很多煤炭。这时候,就先把这几节煤车甩到车站南边的二股道上,装卸工在规定的时间内把煤炭卸下来以后,再由西去的列车把这些空车皮挂走。车站上有一个装卸队,工人们卸下的煤炭堆得像小山一样高。以后炭厂再把那几座小山一样的煤堆,运到自己厂里。我故乡的农民,有的常年,有的利用农闲的时间,到车站去当装卸工,绝大多数是当搬运工人。当时的搬运工具是很落后的,不仅没有汽车,连胶轮推车也没有,只能俩人一根杠子用抬筐向炭厂运煤。搬运工人们,抬着沉重的大煤筐,“吭唷”,“吭唷”地喊着劳动号子,把煤炭一筐筐运到炭厂。葛条编的大筐一般能盛二三百斤煤炭,把老粗的抬杠都压弯了。随着搬运工人有节奏的脚步,煤筐的抬杠忽闪忽闪地上下颤动,细粉似的煤屑,常常在这颤动中,从煤筐的隙缝里筛漏到地上。日久天长,从二股道到炭厂的各条路面上,都洒了一层煤屑,就像铺了一条条又黑又长的带子。

家乡的人们,都把这些搬运工人叫煤黑子。因为他们几乎每天和煤打交道,在煤屑扬起的黑色的尘雾中劳动。他们的衣服被污染成了黑的,面孔和手脚也是黑的,甚至连吐出的痰都是黑的,只有眼睛的白眼球和牙齿是白的。劳动一天,简直像黑人一样。他们也习惯于穿黑衣服,因为穿其他颜色的衣服,在煤屑飞扬中劳动,很快就会变成黑的了。搬运工们虽然每天洗脸,哪怕多打几遍肥皂,也抹不去煤屑在他们脸上勾画的线条。年深日久,煤屑已牢固地潜藏并嵌入他们的眉毛间、耳朵凹、眼圈、鼻孔和面部皱纹里了。

这些煤黑子有不少人是我同族的叔伯和兄长。

我家住在柳卫村偏东街中心的一条小街，这条小街住的都是刘姓，大多数都是贫穷的农民，由于土地少，打的粮食不够吃，就到车站上去当搬运工。夜里我经常听到有人在小街东头喊：“去卸车了！”这说明车站上已甩下煤车，车站上派人来喊这些搬运工人，要连夜把煤卸下来。

三 祖 父

我家倒没有搬运工人，这并不是因为我的家庭富裕，而是比其它贫农家更穷，几乎是个农村的无产者。我的祖父以杀猪为业，他的一生就是和猪打交道，他能准确地估出猪的重量，经他过眼的肥猪，他说能出一百二十斤肉，杀出的肉绝不会是一百一十九斤。由于他估的准，所以村里人遇到红、白事，或过年过节，都托他到集上买猪，并由他宰杀。我祖父的杀猪技术也很高明，杀得利索，收拾得干净，杀出的肉皮色也好。但也有失手的时候，一次把猪捆在台子上刚要用刀去捅猪的咽喉，垂死挣扎的猪，猛一张口，咬断了他右手的中指，他忍着巨痛把猪杀完，用这头猪的苦胆，套在受伤的指头上。据说猪胆里的汁液有消毒防腐作用。后来，中指虽然好了，却不能打弯了。我还记得每当他用右手去拿东西时，伤残的中指总是翘翘着。我的祖父就凭这杀猪技术到处奔波，常常赶四集为别人买猪，买猪人给他一点佣钱。他为人家杀猪，按习惯可以得一些猪下货。穷人是吃不起这些心肝内脏的，为了养家糊口，他改为要钱，或者要点粮食，来维持全家的生活。我六七岁的时候，祖父已经老了，不能再操杀猪的行业了。但家里还有一些杀猪的工具，如尖利的刃部凹进去的捅刀；瓦片形的一边有刃的刮刀（刮猪毛用的）；一头打弯的细长的铁捅条；两个弯钩的尾部由一铁环连起来的连环钩，两个钩可以上下分开，一个钩勾住已经刮去黑毛的肥白的猪的

后旋,另一个钩把猪挂在支架的横梁上,便于开膛破肚。

我祖父一辈子杀猪。在他一生中不知杀了多少头猪。小时候我认为杀猪的人,难免有些凶狠吧,可是祖父在我童年记忆里,是一个非常慈祥的老人。他高高的个子,鼻子的一侧有一个圆枣一样大的瘤子,他有副极和善的面孔,当他和别人说话时,总是满脸堆笑,不时地打着哈哈,一双不大的眼睛灼灼发光,我从他的眼神里感到说不尽的甜美和温暖。祖父很疼爱我,一见我大口地吃着掺槐树叶的黑窝窝头,喝着红薯叶稀粥,就心疼地对我说:

“小哎!能吃饱了么?”

我说:“爷爷,能吃饱!”

“唉!爷爷没本事,没给你闯下点家业,让孩子受罪了!”

祖父老了。一到冬天,他穿着一件破烂不堪,露着败絮的破棉袍,由于腿脚不便,又怕冷,所以整日坐在连着火炉的短炕上,靠近煤火取暖。吃饭时,母亲就把饭端给他,让老人在土炕上吃,每当母亲把饭碗递给老人时,他总是怀着说不出的羞愧对我母亲说:

“人老了,没出息,不中用了,还活着干啥?!还不如早点死哩!免得拖累你们,还是早点死了好!”

“爹!可不能这么说!”我母亲安慰祖父说:“你应活大寿限,你活的年纪大,是俺当小的福!俺高兴!”

母亲的话引得祖父哈哈地笑起来,炉火照红了他的脸。他的笑声是那么爽朗,可是当下顿饭再端到老人面前,祖父还是发出早点死的慨叹。

祖父的心地是善良的,胸怀是坦荡的。他为人忠诚老实,只要别人托他办的事,他都认真地,一丝不苟地去做,无论受多大委屈,也绝不使别人难堪。可是只要人家,包括自己的亲人给他一点好处,他就像负债似的,心里感到很过意不去。我们柳卫村的左邻右舍,穷家富户,以及和我祖父打过交道的外村人,只要一提祖父的名字,没有不说他是个好人的。

我的祖父的一生是在穷困中度过的。不过,听老人们说,在我出生前,家里也曾过了几年稍微富裕一点的日子。我祖父人缘好,又有极好的杀猪技术,有些好心人就怂恿他在村子中心,也是交通要道的庙口,开设一个生肉店,自己买猪卖肉,而且他们乐于借给本钱。从此,我祖父就在庙口的丁字大路边,借了两间房子,砌上杀猪的大锅,置备了杀猪的工具,在店面上支上肉架,肉架上挂着一片片猪肉,做起卖肉的生意了。头两年的生意还算兴隆,虽然家庭人口多(我父辈弟兄三个,还有两个姑母),生活还是比较宽裕。当时我伯父已十几岁,也学会杀猪的技术,还有大姑、祖母,都可以做祖父的助手。父亲那时只有十来岁,有幸在庙口的学堂里读了两年书。不过他对上学没兴趣,最终还是个半文盲。在肉店生意不错的时候,我的伯父和父亲都定了亲。可是经营肉店没几年,就每况愈下,一年不如一年,开肉店多年,不但没有积蓄,还落了一身债务,最后只得停业。

我的祖父根本不会做生意,肉店所以停业,是由于他为人过于老实厚道,不会理财所致,他借别人的本钱买猪,年终连本加利都得偿还;可是卖出去的肉,多数都是赊欠,收进现款很少。因为农民平时手中现钱不多,都是春秋两季打下粮食,卖粮还钱,或者以粮顶账。所以在农村做生意,赊欠是常有的事。困难的人家,有急事到他那里去买肉,有钱没钱都能买到手,别人欠他的肉钱,他总不好意思去讨要,遇到欠账户还不了钱,给他说几句好话,他就不好意思再张口了。有的欠账户,硬是不还钱,他也不会跟对方红脸。就这样,天长日久,他借人家的买猪钱越积越多,而赊买猪肉的人家欠我祖父的钱,都记在厚厚的账本上,能收回来的很少。由于祖父欠别人的买猪钱过多,一时还不上,以后别人就不借钱给他买猪了,其实能把那些欠账讨回来,是能够顶上借债的。祖父不识字,他是请先生记账的,当肉店的经济周转不灵时,管账先生拿着账本数着欠钱人的名字说: